

# 胡同的

冰心 季羨林 汪曾祺 等著

冰心 季羨林 史铁生 萧乾 宗璞

汪曾祺 舒乙 王蒙 高洪波 毕淑敏

苏童 肖复兴 梁晓声 蓝翎 文洁若

# 故事



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 
Beijing United Publishing Co., Ltd.

拼音

# 胡同的故事

冰心 季羨林 汪曾祺 等著



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· 拼音

Beijing United Publishing Co., Ltd.

图书在版编目 ( CIP ) 数据

胡同的故事 / 冰心等著. — 北京: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, 2018.8  
ISBN 978-7-5596-1339-4

I. ①胡… II. ①冰… III. ①散文集 - 中国 - 现代 ②  
散文集 - 中国 - 当代 IV. ① I266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7) 第 329350 号

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© 2018 by Beijing United Publishing Co., Ltd.  
All rights reserved.

本作品中文简体字版权由北京联合出版有限责任公司所有

“本书所涉部分文字作品著作权由中国文字著作权协会代理, 电话: 010-65978917,  
传真: 010-65978926, E-mail: wenzhuxie@126.com。”

## 胡同的故事

作 者: 冰 心 季羡林 汪曾祺 等

出版监制: 刘 凯 马春华

选题策划: 联合低音

责任编辑: 闻 静

书籍设计: 渡 非

---

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

(北京市西城区德外大街83号楼9层 100088)

北京联合天畅发行公司发行

北京华联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

字数152千字 889毫米×1194毫米 1/32 9印张

2018年8月第1版 2018年8月第1次印刷

ISBN 978-7-5596-1339-4

定价: 60.00元

---
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

未经许可, 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部分或全部内容

本书若有质量问题, 请与本公司图书销售中心联系调换。电话: (010) 64243832

# 胡同的故事

冰心 季羨林 汪曾祺 等著



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· 拼音  
Beijing United Publishing Co., Ltd.



蕭乾

003

老北京的  
小胡同



我是在北京的小胡同里出生并长大的。由于我那个从未见过面的爸爸在世时管开关东直门，所以东北城角就成了我早年的世界。四十年代我在海外漂泊时，每当思乡，我想的就是北京的那个角落。我认识世界就是从那里开始的。

还是位老姑姑告诉我说，我是在羊管（或是羊信）胡同出生的。七十年代从五七干校回北京。读完美国人写的那本《根》，我也去寻过一次根。大约三岁上我就搬走了，但印象中我们家门好像是坐西朝东，门前有一排垂杨柳。当然，样子全变了。九十年代一位摄影记者非要拍我念过中小学的崇实（今二十一中），顺便把我拉到羊管胡同，在那牌子下面又拍了一张。

其实，我开始懂事是在裕褊坑。十岁上，我母亲死在菊儿胡同。我曾在小说《落日》中描写过她的死，又在《俘虏》中写过菊儿胡同旁边的大院——那是我的仲夏夜之梦。

母亲去世后，我寄养在堂兄家里。当时我半工半读：织地毯和送羊奶，短不了走街串巷。高中差半年毕业（1927年冬），因学运被变相开除，远走广东潮汕。1929年初我又回到北平上大学，但那时过的是校园生活了。我这辈子只有头十七年（1910—1927）是真正生活在北京的小胡同里。那以后，我就走南闯北了。可是不论我走到哪里，在梦境里，我的灵魂总萦绕着那几条小胡同转悠。

啊，胡同里从早到晚是一阕动人的交响乐。大清早就是一阵接一阵的叫卖声。挑子两头“芹菜辣青椒、韭菜黄瓜”，碧绿的叶子上还滴着水珠。过一会儿，卖“江米小枣年糕”的车子推过来了。然后是叮叮当当的“锯盆锯碗的”。最动人心弦的是街头理发师手里那把铁玩意儿，刺啦一声就把空气荡出漾漾花纹。

北京的叫卖最富季节性。春天是“蛤蟆骨朵儿大田螺蛳”，夏天是莲蓬藕和凉粉儿。秋天的炒栗子炒得香喷喷黏糊糊的，冬天“烤白薯真热乎”。

我最喜欢听夜晚的叫卖声。顾客对象大概都是灯下逗纸牌的少爷小姐。夜晚叫卖的特点是徐缓、拖长，而且当中必有段间歇，有的还挺长。像“硬面——饽饽”，中间好像还有休止符。比较干脆的是卖熏鱼的或者“算灵卦”的。最喜欢拉长，而且加颤音的是夜乞者：“行好

的——老爷——太唉太——有那剩菜——剩饭——赏我点儿吃吧。”

另外是夜行人：有戏迷，也有醉鬼。尖声唱着“一马离了——”或“苏三离了洪洞县”。这么唱也不知是为了满足一下无处发挥的表演欲呢，还是走黑道发怵，在给自己壮胆。

那时我是个穷孩子，可穷孩子也有买得起的玩具。两个制钱就能买只转个不停的小风车。去隆福寺买几个模子，黄土和起泥，就刻起泥饽饽。春天，大院的天空就成了风筝世界。阔孩子放沙雁，穷孩子也能用秫秸糊个屁股帘儿。反正也能飞起来，衬着蓝色的天空，大摇大摆。小心坎可乐了，好像自己也上了天。

夏天，我还常钻到东直门的芦苇塘里去捉蛤蟆，要么就在坟堆旁边逮蚰蚰——还有油葫芦。蚰蚰会咬架，油葫芦个头大，但不咬，它叫起来可优雅啦。当然，金钟更好听，却难得能抓到一只。这些，我都是养在泥罐子里，每天给一两颗毛豆，一点水就成了。

北京还有一种死胡同，有点像上海的弄堂。可是弄堂见不到阳光，北京胡同里的平房，多么破，也不缺乏阳光。

胡同可以说是一种中古民用建筑。我在伦敦和慕尼

黑的古城都见过类似的胡同。伦敦英格兰银行旁边就有一条窄窄的“针鼻巷”，很像北京的胡同，在美洲新大陆就见不到。他们舍得加固，可真舍不得拆。新加坡的城市现代化就搞猛了。四十年代我两次过狮城，很有东方味道。八十年代再去，认不得了。幸而他们还保留了一条“牛车水”。我每次去新加坡，必去那里吃碗排骨茶，边吃边想着老北京的豆浆油炸果。

但愿北京能少拆几条、多留几条胡同。

季羨林

009

我爱  
北京的  
小胡同



我爱北京的小胡同，北京的小胡同也爱我，我们已经结下了永恒的缘分。

六十多年前，我到北京来考大学，就下榻于西单大木仓里面一条小胡同中的一个小公寓里。白天忙于到沙滩北大三院去应试。北大与清华各考三天，考得我焦头烂额，筋疲力尽。夜里回到公寓小屋中，还要忍受臭虫的围攻，特别可怕的是那些臭虫的空降部队，防不胜防。

但是，我们这一帮山东来的学生仍然能够苦中作乐。在黄昏时分，总要到西单一带去逛街。街灯并不辉煌，“无风三尺土，有雨一街泥”，也会令人不快。我们却甘之若饴。耳听铿锵清脆、悠扬有致的京腔，如闻仙乐。此时鼻腔里会蓦地涌入一股幽香，是从路旁小花摊上的栀子花和茉莉花那里散发出来的。回到公寓，又能听到小胡同中的叫卖声：“驴肉！驴肉！”“王致和的臭豆腐！”其声悠扬、深邃，还含有一点凄清之意。这声音把我送入梦中，送到与臭虫搏斗的战场上。

将近五十年前，我在欧洲待了十多年以后，又回到了故都。这一次是住在东城的一条小胡同里：翠花胡同，与南面的东厂胡同为邻。我住的地方后门在翠花胡同，前门则在东厂胡同，据说就是明朝的特务机关东厂所在地，是折磨、囚禁、拷打、杀害所谓“犯人”的地方，冤死之人极多，他们的鬼魂据说常出来显灵。我是不相信什么鬼怪的。我感兴趣的不是什么鬼怪显灵，而是这一所大房子本身。它地跨两个胡同，其大可知。里面重楼复阁，回廊盘曲，院落错落，花园重叠，一个陌生人走进去，必然是如入迷宫，不辨东西。

然而，这样复杂的内容，无论是从前面的东厂胡同，还是从后面的翠花胡同，都是看不出来的。外面十分简单，里面十分复杂；外面十分平凡，里面十分神奇。这是北京许多小胡同共有的特点。

据说当年黎元洪大总统在这里住过。我住在这里的时候，北大校长胡适住在黎住过的房子中。我住的地方仅仅是这个大院子中的一个旮旯，在西北角上。但是这个旮旯也并不小，是一个三进的院子，我第一次体会到“庭院深深深几许”的意境。我住在最深一层院子的东房中，院子里摆满了汉代的砖棺。这里本来就是北京的一所“凶宅”，再加上这些棺材，黄昏时分，总会让人感觉到鬼影憧憧，毛骨悚然。所以很少有人敢在晚上来造访。我每日“与鬼为邻”，倒也过得很安静。

第二进院子里有很多树木，我最初没有注意是什么树。有一个夏日的晚上，刚下过一阵雨，我走在树下，忽然闻到一股幽香。原来这些是马缨花树，树上正开着繁花，幽香就是从这里散发出来的。

这一下子让我回忆起十几年前西单的栀子花和茉莉花的香气。当时我是一个十九岁的大孩子，现在成了中年人。相距将近二十年的两个我，忽然融合到一起来了。

不管是六十多年，还是五十年，都成为过去了。现在在北京的面貌天天在改变，层楼摩天，国道宽敞。然而那些可爱的小胡同，却日渐消逝，被摩天大楼吞噬掉了。看来在现实中小胡同的命运和地位都要日趋消沉，这是不可抗御的，也不一定就算是坏事。可是我仍然执着地关心我的小胡同。就让它们在我的心中占一个地位吧，永远，永远。

我爱北京的小胡同，北京的小胡同也爱我。

